



曲 艺

温 酒 斩 华 雄

张 军 改 编 整 理

目 录

溫酒斬华雄 (山东大鼓)	2
月夜并騎 (河南墜子)	10
招伙計 (山东琴書)	20

温酒斬华雄

(山东大鼓)

董卓专权压百官，
杀戮黎民罪滔天，
曹孟德怀忠义要把贼灭，
可惜他行刺未成逃离河南，
顾不得国影捉拿多凶险，
恨只恨国贼未除寝食不安，
回至陈留发矫诏，
邀集那十七路诸侯兵发洛阳为民除害为国除奸。
先来了渤海袁紹南阳袁术，
又来了西涼馬騰江东孙坚，
还有那张邈、刘岱、张超、王匡、乔瑁、张楊、韓馥、孔
融与陶謙。
公孙瓚請来桃园三兄弟，
誰不知刘备张飞关美冉。
众诸侯歃血盟誓愿：
救蒼生除权奸不杀董卓师不还！
曹孟德推讓袁紹为盟主，
前部先鋒是孙坚，

袁术領命总督粮草，
众家諸侯各統雄兵齐心协力連营百里浩蕩蕩杀奔汜
水关。

董卓聞报忙召众將作商議，
差派了气吞长虹力拔高山刀馬純熟的猛將华雄到陣
前，

出兵来杀的孙坚敗了陣，

刀劈了祖茂、鮑忠將兩員，

上將潘鳳牙咬碎，

請令出馬把賊歼，

勉強支持十来趟，

也被那华雄刀劈落馬前。

华雄連胜五六陣，

杀气冲天人胆寒，

勒馬橫刀又叫战。

袁紹說：“哪位將軍能斬华雄去夺关？”

众諸侯心怀惊惧不出馬，

滿帳中并无一人敢答言，

曹孟德見此光景犯憂慮，

盟主袁紹更作难。

他道說：“我那顏良、文丑若在此处，

二虎將立斬华雄談笑間，

可惜是远水难把近渴解，

目下无人杀敌难，

倒不如暫避其鋒把兵退，
另想良策再奪關，”
言還未盡人發喊，
帳下閃出將一員，
說：“大丈夫何效腐儒空長嘆？
兵來將擋理當然，
興師討賊偶遇挫折就敗退，
怕的是天下黎民恥笑咱。”
諸侯驚異抬頭看，
見來將面如重棗甚威嚴，
臥蚕眉、丹鳳眼、
五綬長冉飄胸前，
頭上戴綠緞扎巾紅纓綬，
披綠袍內衬鎖子甲連環。
腰中佩帶昆吾劍，
虎頭戰靴足下穿。
袁紹觀罷心生氣：
“呸！你是何人胆敢在此發狂言？
奚落某家罪難恕……”
公孫玷陪笑忙開言：
“關羽屈任馬弓手，
他与那劉備結義在桃園，
熟讀春秋精武藝，
為國討賊志不凡。”

沒等公孫講完話，

“呀！”袁紹憤怒把臉翻，

“无名小輩輕視諸侯忒狂傲，

擅闖大帳難容寬，

吩咐聲與我亂棍打出去！”

關雲長呵呵冷笑好几番：

“馬弓手豈敢把諸侯來輕看，

只不過為助將軍去奪關，

我討令破敵遭毒打，

怕只怕天下人笑你度量不寬。”

袁紹說：“講此話莫非敢與華雄戰？”

關羽說：“某愿將華雄的人頭獻帳前！”

(白)“你待怎講？”“定斬華雄！”“呀！”袁紹听说如同火上加油，只气得毛发倒豎，怒眼圓翻，厉声叫道：“諸侯上將尚難取勝，量尔小小馬弓手，怎能斬了華雄，分明是欺我諸侯无有大將，一派狂言戏弄某家，來！与我推出砍了！”“是。”

众武士如狼似虎往上闖，

且慢！曹操站起忙開言：

“看關羽臨危不惧有勇略，

神威猛烈非等閑。

逃大將何須論出身貴賤，

快命他臨敵到陣前。”

(白)袁紹聞听強壓怒火，口稱：“孟德公，莫非你瘋

了不成？叫一馬弓手出馬，斬不了華雄反被他人恥笑。”曹操說：“難道就真的免戰牌高挂或者就此退兵不成？”“啊這……依孟德公高見？”曹操說：“依我之見，關羽儀表不俗，那華雄焉知他是馬弓手？速教臨敵，倘或斬了華雄，豈不是國家之幸；如其不勝，加罪不晚。”關羽聞听搶步上前，口稱：“將軍！倘或不勝，請斬我項上人頭！”袁紹說：“口說無凭。”關羽說：“愿當軍令！”

關云長立下軍令往外走，

曹孟德急忙斟酒把他斟：

“關將軍！振起你叱咤風云英雄胆，

孟德我特與將軍把威風添，

三杯熱酒祝你馬到功成就，

斬將奪旗得勝還。”

關羽一見說：“多謝！

曹公盛情怎敢担？

目下是勝負未分難以討批，

三杯熱酒請寄下斬了華雄某再餐。”

說罢提刀出營看：

關下列擺兵三千，

甲戈鮮明映日月，

刷得楊帥旗飄斗大華字写上边，

旗下倒有一員將，

賊華雄耀武揚威在陣前，

但見他頭如喪斗高丈二，

生就的膀寬腰叉圓。
黑漆臉上生橫肉，
凶眉倒立怪眼翻。
皂袍鉄鎧兩相衬，
烏油盔上朱纓懸，
跨下一匹烏錐馬，
冷森森大剝刀神鬼胆寒。
勇如霸王重出世，
胜似那烟熏太岁到人間。
关羽一見心恼怒，
恨不能把华雄生吞肚里边，
欲待掄刀就动手，
不由暗暗皺眉尖：
适方才数員上将都敗陣，
华雄勇猛不虛傳，
我若与他拚死战，
怕的是力敌取胜有点难，
万一失手敗了陣，
赫赫英名付流水难免人头挂高竿。
我还得細观敌情察机变，
見机而行与賊周旋，
常言說驕兵必敗宜智取，
攻其不备管叫狂賊尸不全。
关羽料敵多果斷，

抑怒火、暗籌算、垂眉皺、鳳眼翻，把杀人的妙計
藏心間，
催馬舞刀快如箭，
閃電般來到華雄池面前，
青龍大刀寒光閃，
立劈華山直奔華雄頭上邊。
那華雄連贏數陣少戒備，
沒提防關羽突然到跟前，
只見那明晃晃鋼刀往下落，
急忙招架把手還。
舉火燒天往上架，
可不好了！中了關羽的巧机关。
那料他虛砍一刀把招變，
改變成刀頭向后刀纂朝前。
那華雄架刀落空心慌亂，
關云長虎腕托刀猛一翻，
耳听咯嚓一声响，
刀斬華雄連背帶肩。
就听得咕嚕嚕得胜鼓打如爆豆，
三軍呐喊声震天。
諸侯个个心惊惧，
还恐怕華雄來鬧營盤。
鑾鈴一响關羽到，
手提人头到帳前，

諸侯一見齊喝采，

袁紹低头无話言。

关羽說：“某斬了华雄特來交令”。

曹孟德忙把酒杯端：

“关將軍，自古猛將真不少，

誰象你刀斬华雄酒未寒！

汜水关前奇功立，

管叫那董卓老賊聞風喪胆日夜憂慮不得安”。

諸侯說：“关羽智勇人難比，

也多亏了曹公俊眼識英賢”。

曹孟德連敬关羽三杯酒，

猛听得轟隆隆炮响震山川，

要問哪里发人馬？

从洛阳来了那勇貫三軍天下无敌的蓋世英雄呂奉先。

小呂布帶領人馬五十万，

怒冲冲要与华雄报仇冤，

这一回关羽溫酒把华雄斬，

眼睁睁三战呂布虎牢关。

月夜并骑

(河南肇子)

西风古道馬嘶鳴，
落第的張君瑞轉回了蒲東。
普救寺前下了馬，
驚動了相府的家人老崔忠，
忙進內宅去稟報，
老夫人聞聽怒冲冲：
“前日我看過登科錄，
查了半天沒有查着張生的名，
既然他白去一趟沒得中，
我不見這落魄無才的窮書生！”
又一轉念說：“且慢！”
我何不順水推舟把計生？
吩咐聲：“崔忠快把相公請，
說我親自來接迎！”
張君瑞拜見岳母行大禮，
老夫人帶笑口稱：“狀元公！
狀元公膝下黃金貴，
行大禮我實實不敢担承。”

回头又把崔忠叫：

“崔忠啊！快磕头恭賀狀元把官升！”

崔忠無奈忙跪倒，

張生羞得面通紅：

“小婿我三場文章頗得意，

誰料想主考是奸佞，

營私不把真才用，

我才含羞落第轉回程。

老岳母快莫這樣講……”

老夫人冷笑好幾聲，不稱賢婿叫先生：

“張先生！臨行前老身怎樣囑咐你，

不得中你為何擅自回蒲東？”

張生忍氣把話講：

“回蒲東為的我妻崔鶯鶯，

她囑我有官無官早回轉，

她嫁的是張生，嫁的不是狀元公！”

老夫人面色一沉開言道：

“從今後再莫說你妻是鶯鶯！

崔相府三代不招白衣婿，

不得官一定與你斷親情！”

張生說：“要斷親請容我夫妻訣別見一面。”

夫人說：“可惜我的女兒在病中。

毀她的名節你還不夠，

為什麼苦苦糾纏不放鬆？

劝你从此休妄想，
我已将女儿许配她表兄小郑恒！
崔忠引路与我送客，
百两纹银作路费赠与张先生。”
老夫人说出绝情话，
张生怒火撞前胸：
“只说你一品夫人德望重，
却原来你是个反复无常的刻薄精！
记得你东阁也曾把婚赖，
现如今又将莺莺嫁郑恒。
你的心为啥这样狠，
活活的拆散俺恩爱夫妻各西东！
张珙存亡不足道，
折磨死莺莺未必你就不心疼！
嘿嘿！小生虽穷尚不至沿门讨要，
何劳夫人把厚礼赠！”
怒冲冲将银两一丢撒满地，
拂袖而去恨连声。
张君瑞刚刚离开崔相府，
从那绣楼上下来了望穿秋水盼张生多情的小姐崔莺
。！
适方才红娘报道张生至，
地主仆急忙奔客厅，
崔莺莺进门连把张郎唤，

呀！是怎么岑寂冷落室内空？

客厅里不見夫婦面，

老母亲脸上似寒冰。

急得她連声呼唤四下寻找，

老夫人含嗔帶怒叫：“鶯鶯！

那张生才疏學淺沒得中，

辜負我亲自幾行到長亭，

不得官我就与他把亲斷，

因此他一怒出門庭。”

几句话就好像一声沉雷击头顶，

把鶯鶯打到冰河中：

“鶯鶯我日夜盼望把他等，

誰料想咫尺天涯难相逢，

老母亲手使无情棒，

棒打鶯鶯各西东。”

悲切切眼含热泪把母亲叫：

“我的娘啊！可怜俺夫妻一片深情，

张郎他今科虽然未高中，

說不定下科蟾宮折桂取头名！

求母亲差人追他速回轉，

看在了孩儿份上将他寬容。”

“嗯！”夫人說：“为娘言出千金重，

如白染皂难改更，

白衣女婿断然不要！”

鶯鶯說：“我嫁的不是狀元是張生。”

夫人說：“為娘不許你休作夢，

另將我兒配鄭恆。”

鶯鶯說：“你說張郎布衣客，

難道說表兄鄭恆受過皇封？”

夫人說：“雖然鄭恆不是官宦，

富豪之家豈象那潦倒貧困的窮書生，

親上加親娘如意，

從今後再休提起那窮酸丁！”

鶯鶯說：“與張郎作夫妻名分已定，

你也再休提什麼鄭恆不鄭恆！”

也是她話趕話回的太硬，

堵的夫人無計行，低頭慨嘆好幾聲：

“我的兒啊！

娘為你的終身事心血都操盡，

想不到惹得你对娘發瘋，

我那里說你那里堵太也任性，

難道說你不知為娘把兒疼？”

鶯鶯說：“母親疼兒怎不知道，

要疼我你就該更疼張生，

兒與他恩愛夫妻情義重，

你不該狠心逼他離蒲東！”

崔鶯鶯聲聲埋怨聲聲恨，

老夫人哆哩哆嗦把話明：

“好啊！你真敢忤逆不孝违母命，

把父母深恩脑后扔？”

鶯鶯說：“非是儿不孝违母命，

只怪娘嫌貧逐婿太絕情，

想当初兵圍普救遭危難，

孫飛虎立逼老母獻鶯鶯，

眼看咱舉家命難保，

多亏了張郎仗義退賊兵。

你不說倒賠粧奩嫁愛女，

儿怎敢西廂與他把婚成？

做夫妻本是老母親口定，

我的娘你也會錢行到十里長亭。

從一而終也是娘的教訓，

為什麼苦苦逼我嫁鄭恆？”

一句話問的夫人無話講，

惱羞成怒動無名：

“就算你說的天花亂墜，

想要張生回來萬不能！

要嫁要嫁定要嫁，

嫁與你表兄鄭相公。”

鶯鶯說：“不嫁不嫁定不嫁，

我決不改嫁從鄭恆！

母親你若再苦苦來逼迫，

我情愿拚上一死報張生！”

夫人說：“要死任凭你去死，
不嫁那恆娘不应！”
一言激恼鶯鶯女，
狠心的母亲叫几声：
“既然你狠心要儿的命，
女儿我来生再报你的养育情！”
说罢就往粉墙上碰，
倒叫夫人吃一惊，拉住鶯鶯不放松：
“紅娘！快把你小姐送回綉楼去，
多加小心好好侍奉，
倘若姑娘有点差錯，
我就活活打死你这个小畜生！”
紅娘連忙說：“遵命。”
再鶯鶯回到綉楼中：
“姑娘啊！还不是山穷水尽无路走，
你为何自寻絕路要輕生？
万一你有个好和歹，
那张生岂不随着把命傾？
既然你为张生不惜生命，
你就該死里求生逃出樊籠！”
鶯鶯聞听心一动，
轉念沉吟說：“不行！
俺举家扶灵回乡逢乱世，
寄居蒲东望博陵。